

曾国藩曾在家书中和儿子分享自己练字的心得,说早年间他临摹颜真卿、柳公权的字帖,用纸数以百计。四十岁之前,仍不得其中真谛,字的骨力和间架都毫无可取之处。四十八岁后,他静心临摹李北海的《岳麓寺碑》,坚持八年用纸数以千计,才略有成就。字要刚劲有力,就得一笔一划磨笔力;人要有所成就,就得一步一步圆满。为人处世,沉住气,慢慢来,方能水到渠成。

1 事缓则圆

《小窗幽记》中说,处事最当熟思缓处,熟思则得其情,缓处则得其当。凡事缓一缓,给自己思考和解决的时间,才不会被情绪裹挟,决策失误。

元末时期,农民起义风起云涌,朱元璋逐渐崭露头角,成为一支义军领袖。

当时,占据浙江、安徽、湖广的张士诚、陈友谅、徐寿辉等人已纷纷称王称霸。而走出凤阳、濠州、滁州,来到富饶南京的朱元璋,仅设元帅府,称吴国公。他深知一旦称王,元朝官员便立刻会派兵攻打,唯有韬光养晦,才能壮大自身。

后来,因为急于求成,张士诚被百万大军围攻,徐寿辉被数省军队围剿,陈友谅被元兵盯着攻打。而朱元璋的“缓”,让他避开天下人的注意,不断蓄势崛起,成就了明朝的百年基业。

正如《格言联璧》中说:“有才而性缓,定属大才。”真正的智者,遇事从不着急。而是放缓节奏,先看清局势,合理判断,再谋略对策。

急难成效,事缓则圆。给自己一点时间,想通理顺,从长计议,才是遇事最有水平的解决方式。

2 语迟则全

《礼记》有言:“水深则流缓,语迟则人贵。”

水越深,水流的速度反而越平缓;越有涵养的人,说话越是不急不躁。举止稳,言语迟,比多言妄

事缓则圆 语迟则全 心静则安



言更具智慧。

乾隆时期,听大臣们都称赞刘墉的口才绝佳,乾隆便将刘墉找来,对他说:“刘爱卿,什么是忠孝呢?”刘墉不知有诈,答道:“君叫臣死,臣不得不死,是忠;父叫子亡,子不得不亡,是孝。”

乾隆笑着又问:“那你对朕是否忠心?”刘墉毫不犹豫地说:“忠贞不二。”见刘墉入套,乾隆接过话茬说:“你如此忠心,那现在赐你一死。”刘墉听后,心想着君无戏言,自己不死是不忠,如果因此而死又太不值。

情急之下,刘墉没有贸然开口,反而是咬紧牙关,三叩九拜后默然离去。这下轮到乾隆着急了,刘墉要是真去寻死,自己不仅少了一个智囊,还会背负昏君的名声啊。

谁知一炷香后,刘墉湿漉漉地回来,面对乾隆不忠的诘问,他早已想好了对答:“臣跳河自杀,但在河中遇到屈原,屈原说自己自杀是因君主昏庸,而我的君主贤明豁达,应尽心辅佐,我只好又爬了上来。”

乾隆听后,笑逐颜开。

《周易》有云:“吉人之辞寡,躁人之辞多。”会说话的人,并非那些滔滔不绝、口若悬河的人,而是在察言观色和审时度势之后,开口慢半拍的人。

说话是能力,语迟是智慧,深思熟虑再开口,既是尊重他人,亦是周全自己。

3 心静则安

南怀瑾说:“我以‘静以修身,俭以养德’来告诫

自己,处世之时,不论自己面对何人何事,都应以静字为先。”

持心自守,以静制动,不受外境羁绊,不为当下所困,才不会乱了步伐,丢了分寸。

宋神宗熙宁二年,苏轼开始了被贬谪之路,短短几年,连续辗转杭州、密州、徐州、湖州等地。

在调任湖州时,苏轼按常例上书谢恩,说了一句:“陛下知其愚不适时,难以追陪新进;察其老不生事,或能牧养小民。”本是埋怨皇帝不肯重用他,谁知被人利用,说他对上不敬。

宋神宗勃然大怒,将其逮捕入狱,一时间,苏轼前途灰暗未卜。

但苏轼却心静如水,坚信自己能沉冤得雪,在牢中也没有丝毫颓废之态。

宋神宗此时也举棋不定,不知苏轼是否是被人陷害。于是,宋神宗安排一个宦官去测试他的忠诚,见他鼾声如雷,心中坦荡,最终力排众议,赦免了苏轼。

苏洵曾说:“一静可以制百动。”苏轼生死存亡之际,看淡风雨,安然入眠,这是静的智慧与从容。

心静下来,顺其自然,反而会有一种安定强大的力量,于不动声色间扭转乾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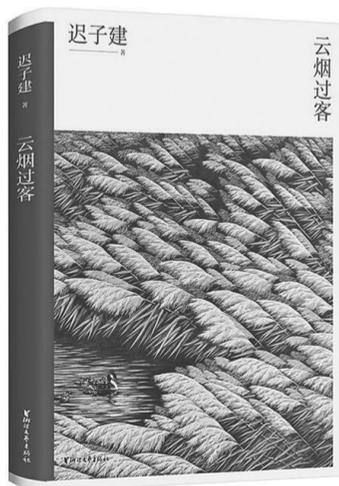
心浮气躁者,一事无成;沉着冷静者,百福自集。

世事无常,起落沉浮。任外界风吹雨打,我自闲庭信步,才能越过坎坷波折,得享岁月静好。

遇事当缓,说话须迟,修心以静。

找到节奏,哪怕是慢一点,日拱一卒,也终能抵达。

来源:人民网



“我与苏童开过几次笔会,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‘贪吃’,我与他一样有‘贪吃’嗜好,所以我非常不喜欢和他邻座,两个饕餮之徒都虎视眈眈盯着美味佳肴,它被‘消灭’的速度可想而知了。不过,苏童的吃相很文明,而且他也懂得谦让,是一个有品格的‘贪吃’的人。”翻开《云烟过客》这本书,读到迟子建的文字,我们才知道苏童这位自上世纪80年代成名以来,一直以充沛、稳健的创作姿态活跃于当代文坛的非常受读者欢迎的作家,原来生活中也充满了人间烟火气。

这本书是迟子建选编的以记人为主的散文

烟火里的亲情和友情

集。分为“春天最深切的怀念”“看花的姿态”“一个人和三个时代”“两个人的电影”四个部分,怀念那些逝去的身边生命,哀恸中有喜感的回忆,伤感中有温情的叙述;纪念那些去世的文人与艺人,情感真挚,评价中肯;对当代男女作家的肖像速写,惟妙惟肖,妙语连珠;描述自己的成长经历,有对极地民俗风情的赞美,有对自然、对淳朴人性的喜爱。这些散文,体现出迟子建散文共同的艺术魅力:极地的风情之美,温暖的伤怀之美,诗画的意境之美。

亲情中,有伤感,更有温情。“父亲在世时,每逢过年我就会得到一盏灯。那灯是不寻常的。”父亲给她做这盏灯总要花上很多功夫。就说做灯罩,他总要捡回五六个瓶子才能做成一个……“尽管如此,除夕夜父亲总能让我提到一盏称心如意的灯。没有月亮的除夕里,这盏灯就是月亮了。”那天,她发现卖灯人后想到父亲:我买下了一盏灯,天将黑了,将它送到父亲的墓地——“这是我送给父亲的第一盏灯。那灯守着他,虽灭犹燃。”

人生路上,有母亲陪伴而幸运。“我和母亲有些怅然地在夜色中归家,慨叹着好电影没人看。快到家的时候,母亲忽然叹息了一声对我说:‘我明白了,你写的那些书,就跟咱俩看的电影似的,没多少人看啊。那些花里胡哨的书,就跟那个刘老根大舞台一样,看的人多啊。’”母亲的话,让迟

子建感动又难过。她没有想到,这场两个人的电影,会给母亲那么大的触动。那一瞬间,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,因为有母亲在,她生命中的电影,就永远不会是一个人的啊。

友情中,有美好,更有温度。“有天晚上,格非与我、耿占春和潘维散步到山庄下的湖畔。”前面泊着一条木船……格非反身召唤上船。“我有些害怕,那木船没有灯火,看上去很旧……我怀疑有幽灵居住在里面。”格非站在船上,反身燃亮打火机,那船勃然一亮。“我看见了空荡荡的舱和一脉穿舱而过的湖影。即便有幽灵,火光也会把他们吓跑的,于是我便安然登船……”那种场景和氛围使作者想起格非的小说《迷舟》,想起格非的文章中总有一股超越其年龄本身、仿佛已经历尽沧桑的宁静。

世间的人,全都是这红尘世界的匆匆过客;世间的事,全都是这无情时间的转眼云烟。迟子建在父亲去世后曾写过这样一首诗:他离去了/亲人们别去追赶他/让他裹着月光/在天亮以前/顺利地走到天堂/相信吧/他会在那里重辟家园/等着被他一时丢弃的你们/再一个个回到他身边/他还是你的丈夫/他还是你的父亲……迟子建说:可惜没有人拍下父亲过世后那张微笑的脸,他大约怕他的死吓着他疼爱的儿女们,所以才把永恒的微笑留给我们。

甘武进